

撐起脆弱的他

文／鄭伊真 大林慈濟醫院社會服務室社工

第一次在病房見到阿鈞，是在一個安靜得令人心慌的下午，他全身包裹著厚厚的紗布，看起來像一具脆弱的木乃伊，幾乎只剩微弱的呼吸證明他仍努力活著，加護病房裡看不見任何家屬的身影，只有機器規律的聲響陪著他度過這段昏迷的期間。

那一刻，我感受到的不只是病人的脆弱，而是一種被迫孤單的沉重。多數燒傷患者會經歷恐懼和疼痛，對阿鈞而言，這段路還得獨自走過，這也讓我更加確定，社工的角色，就是在這樣的空白裡，替他點起一盞能依靠的光。

聯繫上家屬時，才知道阿鈞沒有結婚，平時獨自生活，住處附近也沒有能協助的親人，家屬在電話裡語氣急促而緊張，反覆提到自己平日工作繁忙，只能假日才能到醫院探視。

我聽得出那不是不願陪伴，而是被現實困境造成的內疚。我溫和地說明：「平日無法來沒關係，您可以隨時致電加護病房確認狀況，假日再過來探視就好，不需要每天提心吊膽。」這



家庭功能薄弱的住院病人與家屬，社工的理解是最強而有力的支持。社工鄭伊真（右）透過會談盡可能掌握病人或家屬所需要的協助。攝影／涂育芬

句話讓對方明顯鬆了一口氣。在家庭功能薄弱的案例中，社工往往是第一個給出支持的人，而那份被理解與接納的感受，對正在承受壓力的家屬而言，是非常需要的。

阿鈞住院期間，我經常到病房探望他，家屬平日無法到院，照服員阿姨成了他最貼近的陪伴者，也成了我最重要的溝通橋梁。

照服員阿姨常向我分享阿鈞的狀況：「他很怕痛啦，都不敢動，手指都快僵硬掉了，吃飯也變得很困難，常常不肯張嘴。」但在抱怨裡又藏著心疼與耐心。

我觀察阿鈞與照服員阿姨的互動，看似頂嘴和抗拒，實則是一種信任，他心裡明白，阿姨是唯一願意在他疼痛時推他一把的人，也因為這分信任，阿鈞在復健上雖然辛苦，卻一步一步走得扎實。燒傷復原不是短暫的過程，而是一場與疼痛和恐懼的長期抗戰。

阿鈞的每一次伸手、每一次勉強抬起的動作，都是用意志換來的，而我們的陪伴，就是確保他在疼痛裡不至於產生放棄的念頭。

社工的角色，不只是協助，更是陪他走一段重新站起來的路。阿鈞曾經在沒有家人陪伴的病房裡孤單地躺著，社工透過連結家屬、整合醫療與社會資源，轉介陽光基金會協助阿鈞經濟和居家復健。這一路，他從未真正孤單，有家人重新靠近，有醫療團隊連結資源；我們看見他的需求，也替他出院後的未來做準備，他的生命重新有了方向。

「只要有人願意陪，生活就能慢慢亮起來！」這段陪伴的經歷，讓我深深感受到，社工的價值，不在於消除



社工鄭伊真（左）對於沒有人照顧的病人會特別關注是否需要協助。圖／鄭伊真提供

生命中的所有困難，而是在困難來臨時，有人能伸出手協助，只要願意靠近，就能讓脆弱不再擴散，只要有人願意並肩前行，原本黑暗無光的生活就能慢慢亮起來。Ⓐ